

梅村文集卷第六

壽序二

王奉常烟客先生七十壽序

吾友奉常烟客以今年七十虞山錢牧齋先生爲文以壽先生與奉常之祖文肅相公後先事 神宗皇帝君誥臣謨年經月緯取之腹笥故其爲文也推家以本於國用表兩朝慈孝而文肅所以調護元良維持官府者其言信而有徵奉常得之以燕饗司考鐘鼓而耀丹青矣州人士謂余之習奉常也又以其言屬余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猶及見先朝之郅隆而余已駸駸乎末造時就奉常以訪吾所不逮又先生於余爲詞林先達貫穿一代之史願備掃除討求掌故而才識駑下輒苦未能今泮然載筆從其後其於王氏祖孫身處家國之際何容贊一詞也無已請就余通籍以來

在朝及里中所見聞於奉常者爲壽可乎當 先皇帝稽古右文修舉郊社籍田朝
日夕月諸大禮奉常以世臣備禁近職奉璽紱陪侍屬車豹尾間尺寸咸有程度數
捧英簫之節出使諸藩肅將歲事不擾亭傳乘皮束紡之贈無所私焉自少以一身
擔拄中外築賜塋已畢卽起祠堂歲祭時享月舍萌禮無違者事母周太宜人以孝
閨門之內規重矩疊訓子弟御童僕吉凶婚嫁足爲合境師法歲大祲爲粥於路里
之人皆歌其長德雲間董宗伯立宰陳徵君眉公相國之高弟而編脩公執友也折
輦行與遊先朝論畫取元四大家爲宗繇石田山人後宗伯爲集其成而奉常略與
相亞當其搜羅鑒別得一秘軸閉閣凝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遶床狂叫拊掌跳
躍於黃子久所作早歲遂窮閭奧晚更蒼萃諸家之長陶冶出之解衣盤礴格高神
王力追古人於筆墨畦徑之外識者知其必傳立宰署書爲古今第一顧以八分推

許奉常語陳徵君曰此君何所不作吾當避舍今二十年間海內爭購奉常之書小或盈尺大過尋丈懸毫落紙旁觀無不拱手歎息其文采風流沾被傾動近世所未有也江南故多名園其最者曰樂郊烟巒洞壑風亭月榭經營位置有若天成兵興之後再闢西田於距城十里之歸村因以老農自號蓋追念國恩感懷今昔雖居隱第遊塵寔屢思從樵牧自放賦調日急生計浸微類有所不釋於中乃日偕高僧隱君子往來贈答間召集梨園老樂工用絲竹陶寫以此行年七十齒髮不衰人服公之天資夷曠而不知其寄托則固深遠矣余每傷近時風習士大夫相遇惟飲酒六博爲娛獨過奉常見丹黃勦讐插架千卷賓朋雜坐舉史傳中一事輒援据出入穿穴舊聞於尺牘師蘇子瞻黃山谷於詩倣白香山陸渭南諸子濡染家學作爲篇章人人有集四方徵文考獻屈指江南地望咸曰彼有人焉固不止絹素流傳以書畫

專門己也唐宋宰執世家於言行微顯子孫昭穆必備著之用裨蘭臺石室之采在
嘉隆全盛江南賢輔推華亭吳門太倉爲恩禮終始其後人亦世通婚姻文貞文定
奕葉卿貳王氏緣編脩公早世門戶中衰迄於今運會遷改三相國譜系之中奉常
獨能守其堂構聞諸故老說文肅公里居軼事仁厚恭謹爲同時大僚所莫及足以
光啓奉常故今日燕喜之晨揚觶爰告先朝之史未立則有虞山公之文大書特書
而余言亦堪登稗官而入家乘於以見奉常搜揚祖烈之意小大皆不可以無識也
虞山旣以史筆記斯宴侑之以文王大雅本支百世之詩余不敢上引請爲歌楚茨
大夫有田祿者藝黍稷潔蒸嘗而子孫因之以勿替鄉人父老稱說景福本之於力
田農事其義有所取爾傳曰歌詩必類奉常通於古竊取詩與春秋之旨隨長者之
末拜以爲獻焉

申少觀六十壽序

余初筮仕得交於鄉先達申大司馬及其弟大叅兩公之尊人曰文定少師處金鉉大斗之間贊元登袞年躋平格恩禮始終寵榮之盛光於冊書余生也晚不及見其見大司馬也則已從樞府謝政朱門列戟而大叅同朝比肩猶白首郎署仲子少司農青門累闕積資位崇嶽牧青門科第固先於余用輩行定交意氣甚相得也大叅有九子青門之長兄官比部至今歸然長德其季弟曰進士維久嘗從余游最後始識菽施裒然名冠鄉書聯雋禮闈知其爲大叅之孫而青門之猶子蓋余之交於申氏三世矣菽施榜後歸省之三年爲其親中翰少觀先生偕茅太君六十壽而乞言於余且曰昔在闕逢執徐之歲先文定既致政里居年及懸輿特荷璽書存問而高祖母王太夫人尙在養文定偕伉儷祖謁奉觴綵衣紛悅重輝疊武一時豔稱盛事

今躔次五紀復會於辰而吾父母並登六袞非得長者之辭其何以張之乎余惟自
古世家大族格人耆艾匪獨一人一家之慶已也蓋天之元氣而邦之儀刑其盛衰
隆替之故有可得而言焉嘗試上下六十年以進攷於申氏祖孫之際繇其前而觀
之吾吳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命世名賢接踵林立蕭曹丙魏共遇風雲文
定尤以碩德元僚表儀百辟夾日月於東朝乞江湖於私第其姻昵有帶礪之公侯
焉年友有密勿之寮采焉桓圭纁籍昭其榮珣戈方鼎昭其賜歌鍾折俎昭其饗其
年爲尙父八十衛武九旬贊拜不名備物典策子弟比之伊尹之有伊陟周公之有
魯公豫章之木十圍璠璣之寶九襲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相國之謂也繇其後
而觀之吾吳如霜降水涸落實取材高門式微宿素凋謝胥原慶續於今爲庶而先
生獨以清資華貫趾美前人撫甲第之半非幸喬柯之未改其棣萼有黃髮之宗子

焉亞旅有奉璋之羣彥焉疊尊羹玉守其器芸香蠹簡守其書堂構堅茨守其業其
年則爲絳人甲子洛下耆英不知紀年逍遙扶杖子弟比於王家之有武子郗氏之
有方回于將淬其飛光俊鶻刷其勁翮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先生之謂也顧余
尤有爲先生致慶者七月之章有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而必本之於樂場圃納禾
稼良以上之人懷柔萬邦豐亨屢奏而後人有餘力率婦子以頤其耆耄則父老之
獲遂嬉游皆戴如天之賜耳今國家以尉候無警載戢干戈念此方之賦車籍馬
不遑休息亟召征南橫海諸軍還諸宿衛而幢檠之官芻茭之庠盡斥以歸之於民
其閭左輕俠竄名軍籍怙氣力以漁食平人者且以次窮根株浹辰之間農歌於野
商忭於塗而先生之生辰爲壽適與之會謂非道迎善氣有以致天休之篤祐也乎
加以歲值有秋田禾如櫛征繕以時蝥賊不作吾儕小人脫兵革而觀昇平行見

朝廷惠養高年修祝嘏祝嘏之禮庶幾於申氏朋酒之饗先爲之兆豈不爲幸厚哉抑聞之天道酌盈而濟虛當司馬之躋九列貳孤卿大叅猶嘆於一第馮公龐眉阮咸出守留後福以貽之子孫青門早達洊歷名藩開府揚州垂紳揭節兄弟中至光顯矣而先生浮沉中翰試而未竟語其晚景顧爲過之循覽盈虛損益之際有軼然其不爽者語曰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側聞先生方領矩步力砥頽靡家門榮盛無羣屐驕豪之習與茅太君警戒相成飭厲胤嗣惓惓以念祖德守家法爲先其於盈虛損益之理觀之稔矣故能篤厚流風綿先世之澤於勿替繼今以往其所以垂裕後昆而培子孫之第祿者又可勝量乎哉吾卜申氏之名位殆未有艾而先生歷年之永從可知己是爲序

冒辟疆五十壽序

如臯有孝友易直之君子曰冒君辟疆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垂三十年其生平踪跡於金陵於吳郡遍擇其豪長者與遊顧於余獨未邂逅然心嚮往之今年辟疆偕其配蘇孺人春秋五十二子穀梁青若介陽羨陳其年以余言爲請其年奇士也其自爲之文以壽辟疆者足以張之矣而勤勤余一言何哉雖然余三十年知辟疆未得一見因其年以見於吾文相贈以言亦猶行古之道也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墀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

雞鳴埭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旣而偵客
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奄兒媼子
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於是大恨次骨思有以報之
矣申酉之亂彼以攀附驟坊用興大獄以脩舊郤定生爲所得幾填牢戶朝宗遁之
故障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尋以大亂奉其父憲副嵩少公歸隱如
臯之水繪園誓志不出嗟乎陵谷旣遷人事變滅向之炎炎赫赫者捧馬足而乞命
顛墜崖谷不知所之矣二三君子幽愁窮蹙定生亡朝宗歸梁宋亦以病沒江南因
初附數有收考一時名豪惴惴莫保家族辟疆清羸雞骨藥罏經卷蕭然塵外自奉
憲副公諱尺一之問不踰境中與世無害離事圖全如臯僻壤冒氏爲右姓家世好
行其德年饑爲粥於路全活億萬計處患難之際先人後己揮斥數千金脫親知於

厄不居其功傳曰有陰德者必受其報門戶之無恙有天道焉自其祖玄同先生用
方州著績憲副敷歷襄漢出入兩都政事學術咸有師授辟疆脩祖父之業遭時不
仕益發之詩文以及於穀梁伯仲冒氏之集凡四世矣其年者定生子也具舟迎以
來俾與兩弟及二子俱刻燭分題唱酬交作每更闌月落追思陳事少年腸肥腦滿
感慨激昂思有以效其尺寸日月云邁身世都非覽明鏡以興嗟苦修名之不立未
嘗不中夜而徬徨也青溪白石之勝名姬駿馬之遊百萬纏頭十千置酒自豪習破
除依稀昔夢彼美人兮不見折苕華以自思未嘗不流連而三嘆也謝安石有言中
年以來傷於哀樂政賴絲竹陶寫耳廼有梨園舊工自云向事皖司馬爲之主謳江
上視師之役同輩皆得典兵黃金橫帶夫執干戈以衛社稷付之俳優侏儒而猶與
吾黨講恩仇而爭勝負用仕局爲兵機等軍容於兒戲不亦可盍然一笑乎辟疆以

五十之年俯仰興廢闔門高枕誅茅卜築綠水名園楓柳千章芙蓉百畝子弟皆鸞
停鵠峙揆藻敷華蘇孺人含飴弄孫鹿門偕隱中外咸推禮法奴婢亦知詩書歷觀
江淮以南有華宗貴胄保世全名令妻壽母婉美一德如冒氏者槩乎未之見也可
無賀耶余獲交於賢士大夫不爲少矣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辟疆生長東南年
齒相亞君方始衰吾已過二昔人所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往
莫來悠悠我思又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吾友夫吳會者辟疆之所
常遊而喪亂以後不一過焉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辟疆其許我乎否也其年行請以
吾言問之

丁石萊七十壽序

吾郡丁又兼通明雋異之士也以己亥八月既望之五日爲其尊人石萊翁七十攬

揆之辰先期屬余言爲壽適會京江告警羽書狎至又兼修其禮於不廢勿以亂故
緩余笑應之曰鄉飲酒不可以理軍市此豈君家上壽時乎已而郡得免於兵吳中
士女賈其金玉衣裝市酒肉以相慶而君之壽適屆於其期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
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言乎滌場納稼之日享豐年而祝純嘏也若夫脫虎口就衽
席戴白之叟爲太平之幸人將安將樂爰笑爰語羔羊朋酒之饗其燕衍不有倍焉
者乎然則君之壽其不惟丁氏之慶亦以深致幸於吳民而又何能已於言也余生
也晚猶及見 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風習最爲近古士大夫入爲卿相出
作方牧其歸而老於鄉也東阡北陌杖履相存鉅人長德沾被閭巷有如大叅丁玉
陽先生歟歷藩服廉辦著稱其子廷尉肩吾公清秩舊京雍容物望當豐芑有道之
日爲析薪負荷之圖源遠流長枝分葉布君則不扶自植不鏤自雕折節讀書躬行

孝謹薛包之推田宅式好無尤石相之滌廁踰服勞不倦若考作室惟塗墍茨此君之早歲好脩能自樹立不隕其家聲者也自此以後世會將袁虹蜺揚輝龍蛇起陸東南二三君子以名節議論相撻拄通政則爲廣成侯公少司農則爲青門申公余以通籍定交識其坐客邂逅君於嚳人之中溫醇惻怛而論辨英偉心獨異之詢其平生則知廣成之尊人啓東先生爲君外父而青門娶於廷尉兩家兄弟以伯仲爲輩行啓東觸忤奄豎陷危僅免廣成一生恬尙竟與黨人相始終青門由外僚積資至九卿禍且中於同文之獄君以老逢掖連蹇不遇介居其間國是人才目濡耳染痛世事之日非恨小人之柄用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此君之感家恩而懷國恤雖在草野不忘君父者也夫績學不如力田善宦不如逢年君旣避世不仕遂以其暇治西息之陂池脩南陽之邸閣大致儲積家累千金里中兒飛文告緡卒不能有以難

君而徵調繁興發求不已廼苦身庀役不以累細弱下貧公私咸得其濟嗟乎陵谷
變遷苑枯畢集銀臺旣碧血九原司農竟覆巢宿草一二舊交或抱石而沉或焚山
而死惟有馬亭故里喬木依然家門則守寢丘永保之風子弟則擅孝公無雙之譽
嗇於遇而豐於年詘於前而申於後天之報大叅而保持其門戶者不綦厚乎公侯
子孫必復其始此又君之善自圖全優游晚節續先業以裕後人者也余覽古至於
秦隋之際生民凋弊可謂極矣伏生秦之博士孝文時尙能口授尙書孫思邈生於
開皇中至唐永淳初年談周齊軼事歷歷若指諸掌豈非天地害氣已究命茲黃髮
因衰激極導迎善祥以今觀之君殆其人乎卽近者烽烟傳遽一日數驚又兼不敢
以聞懼損老人眠力而君則健飯決肉談笑晏如自言心力克壯縱兵至猶足竄伏
山谷不以餘年累子弟繇此而前拂東海之釣竿摩霸陵之銅狄處平壤游人間見

者驚焉已疑爲數百歲人矣又何必滅景雲棲嘯吸吐納而後可以比喬松侶白石也又兼旣拜其親將游京師京師貴人奇又兼之才必有稱述顯榮以誦君者余則山澤之癯免於兵革敢同田夫野老燕喜昇平而未及神仙迂怪之辭歸之又兼以爲侑觴之獻

錢臣辰五十壽序

吾季弟孚令好治園圃蒔花藥嘗曰吾兄弟老矣以歲之不易賦歛之不時懼無以宴娛食息比詔書數下民寬然有更生之心吾於其間穿沼觀魚披林聽鳥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不亦可乎旣而曰詩有之洽比其鄰婚姻孔云人生庶幾爲太平之民則淪酒醴烹羔豚以速諸父兄親黨者禮也吾兄弟旣翁而中外嫺睦莫如錢氏錢氏莫如我臣辰則猶之乎兄弟也臣辰以今年五十願得兄一言以張之余喜